

长 篇 小 说



SHENHU AISHUXIA

神槐树下

上

著名抗战题材作家

《地道战》的创作者李克的绝笔之作

李克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长 篇 小 说



SHENHUAISHUXIA

神槐树下

上

著名抗战题材作家

《地道战》的创作者李克的绝笔之作

李克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槐树下/李克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1. 1 (2009. 1 修订)

ISBN 978-7-80094-363-8

I. 神…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4857 号

神槐树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63 千字

2009 年 1 月修订版 200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978-7-80094-363-8

定价:50.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目 录

第一章	风云突变	1
第二章	火烧通天	11
第三章	母亲的心	20
第四章	突出重围	28
第五章	空中跳舞	38
第六章	地下搏斗	44
第七章	桥头脱险	52
第八章	天然屏障	64
第九章	村村相连	71
第十章	初战告捷	80
第十一章	好大袖筒	85
第十二章	神树传说	94
第十三章	关公像前	106
第十四章	除夕之夜	118
第十五章	周大娘家	126
第十六章	再闯周家	131
第十七章	捆绑柱上	138
第十八章	地冒尖刀	142
第十九章	雪夜送信	151
第二十章	壮志千秋	157
第二十一章	维持会里	162
第二十二章	雪莲押车	168

第二十三章	深沟遇险	176
第二十四章	暗室沉默	185
第二十五章	神奇医院	191
第二十六章	飞刀杀敌	197
第二十七章	同赶庙会	205
第二十八章	庙会奇袭	213
第二十九章	夺麦之战	222
第三十章	激战胡贼	231
第三十一章	一串枪拴	238
第三十二章	枯木逢春	249
第三十三章	秀湖说情	258
第三十四章	神槐树下	268
第三十五章	雷破敌胆	276
第三十六章	神奇翻板	284
第三十七章	顶天立地	291
第三十八章	仇人相见	301

第一章 风云突变

话说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残酷的年代，也是使中国人一生中最难忘却的时刻！

从这年五月一日起，华北的日本鬼子集中了大批兵力，在冀中平原上，开始了疯狂的大扫荡，到处响着枪声，到处发生着惨案，环境变得一天比一天恶劣，摆在人们面前的灾难，也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了。

在大清河北岸，有个村子叫冉庄，这个村里有个民兵队长，名叫高大龙，今年二十一岁了。

这天晚上，高大龙在村里召集民兵开会，讨论研究如何对付敌人的扫荡，大家提出平原上没有山，要把平原变成山，就要挖地道，在地下和敌人斗争才能坚持下去。会开到很晚高大龙才回来，只睡了一会儿，天就亮了，他就又从炕上爬起来。

母亲早起来啦，正在做饭。

“龙儿，不多睡会儿，忙着起来干什么？”

大龙说：“这两天敌人扫荡的风头这么紧，哪儿睡得着啊！”

大龙的母亲，四十九岁了，身子骨倒挺结实，做个针线活，下地干农活什么的，还是满干净利落呢。可是她头上的发丝，早就全白了，提起这事，话可就长啦。

在她四十岁那年，正是一九三三年，高阳、蠡县这儿一带的老百姓，因为受不了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勒索压榨，实在活不下去，曾经闹过暴动。当地小陈村的周老大也参加了，不到半个月，两个县的所有村子全闹“红”了，大龙爹当了冉庄、大田村，还有小陈村的赤卫队队长，周老大当了副队长，领导乡亲们，打土豪，分田地，

把巡警局子也砸了。国民党政府急眼了，从保定开来大队人马进行镇压，杀了好多人，把大龙家的门也用封皮封了。那时大龙才十二岁，就和爹，还有小陈村周老大，一同逃到天津避难。在天津呆了不到半年，就被警察局发现了，把大龙爹和周老大给抓去打死了。后来这个暴动慢慢平息下来，大龙才回到家里来。

就从这时起，母亲提心吊胆地拉扯着大龙过日子，又缺吃，又少穿，又得防止坏人加害，心里吃了大劲，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她还不到五十岁，头发就全白了。

她只有大龙这么一个孩子呀，高家的传宗接代，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最近几天，鬼子扫荡得这么凶，就使她多担了一份心，愁得额前的皱纹越来越深了。

她担心大龙要再出了什么事，那可怎么着啊？不过她也是个明白事理的人，碰到这个年月，鬼子今天抓人，明天烧房子，家家户户不得安生，人活得好好的，不知哪天脑袋就落地，谁能够今天保得住明天呀？

大龙呢，和他爹一样，也是个倔性子。做什么事儿，都愿意走在前头，他挺不喜欢那些怕死鬼，碰到事前怕狼后怕虎的；他是说干就干，干就干到底，决不半途而废，什么事情也不肯落人后。就说挖地洞吧，在两个月以前，母亲就催了几次，让他给自个家里挖个洞，好防备万一。他总是说：“咳，人家挖洞，有的是为了藏东西，有的是为了藏年轻妇女。咱家呢，什么也没有，挖那个草鸡窝干什么用啊？这是对敌斗争嘛，就得想办法积极打击敌人，像个老鼠一样躲在洞里，那还像话？”

可是敌人这次的扫荡，谁想到会这样厉害，这样的残酷呀！在抗战四五年来，没有用过的法子，全给端出来了。敌人一到哪个村里，就把好东西抢光，人们稍有反抗，就被杀光，房子统统被烧光。这就是日本鬼子最野蛮、最毒辣的“三光政策”。前天在南边小务村，鬼子把十几个村干部一下子围住抓起来，用铡刀铡死了！你跑到哪里，哪里也会碰到敌人。在平原上，可真是不好隐藏啊！

高大龙看到这种情况，才深感到娘的话是对的，才想起了挖洞。

可是情况一天逼紧一天。黑天挖洞，白天还得跑情况，这个紧张劲，可真是够呛。

高大龙正在擦枪，母亲把饭做好了，说：“龙儿，快点吃吧，说不定一会儿闹情况，就吃不上了呀！”

大龙“嗯”了一声，跳下炕来，端起饭碗刚吃了两口，就听得村外“当！”“当！”响了两枪。

母亲和大龙全怔了一下。大龙忙放下碗，从炕上捞起那把土撅子枪，“哗啦！”一下顶上了子弹，又把三颗手榴弹别在腰里，还没来得及出屋，只听接着又连响了几枪。母亲急得两手直打战。大龙说：“娘，不要紧，别着急！”母亲哪能沉着气了呢，忙说：“咳，光说不着急，不着急，你没听见打枪呵！跑不出去怎么办？”

高大龙跑到院里，支起耳朵听了听，他听出那枪声是在村子西边打，便准备从东边跑出村去。忙说：“娘，别怕，你跟我走！”

母亲说：“龙儿，别管我，我一个老婆子怕什么，你们年轻人要紧，你快点跑吧！”

这时，村外的枪声响得更欢了，树林里的鸟儿集成团飞向天空“嘎哇嘎哇”的叫着。高大龙判断了下情况，倒垂着枪口，嗖的一下蹿出院子，刚一出门，母亲又喊住了他，叮咛道：

“龙儿，小心点，不行的话，就把枪坚壁起来，埋在地里，千万别让敌人看见哪！”

大龙回过头来说：“娘，你放心吧！不会出事的。”

他跑到街上一看，村里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朝村外跑着，民兵们在人群里照护着大家，母亲们抱着孩子，有的越着急越跑不动，有的提着篮子，有的夹着包袱，有的扛着被子，红红绿绿，什么样的都有。

只见村党支部书记赵有志在那里喊着：“大家不要乱！村干部民兵们注意！带领群众一起跑！要听指挥！”

高大龙也在喊着：“民兵们注意！敌人的枪声在村西边打，带领群众出村去，分散开朝东跑，别挤在一起，能过河就到河那边去！”

村干民兵们带领着群众，一批一批地撤出村去了。

村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麦子长得打人胸脯那么高，人们从麦地里哗哗地蹬着麦子奔跑着，朝大清河边奔去。

有的已经开始过河了……

突然，鬼子的一架飞机从西北边绕过来，屁股一撅，机枪哒哒哒地响起来。

“大家快趴下，不要过啦！”高大龙挥着枪，大声地喊着。

人们这才又呼噜呼噜地钻进麦子里，躺下、趴下或者坐着，让麦杆儿遮蔽着身子。

高大龙也在麦地里趴下。

村西边的枪声，打得越来越紧了。这时，他抬起头来，四面张望着，只见从西南上卷起一股尘土，在尘土中有一群骑兵顺着村边朝东奔来。

枪声跟着也越来越近。接着，三架飞机从身后的东边迎头飞过来，咯噔咯噔地飞得很低。

高大龙仔细一看，认出来这骑兵是八路军的一支队伍。因为在大扫荡以前，他们曾在冉庄、大田村驻扎过一个很长时间，那时这骑兵是多么的整齐呵！当他们在田野上操练的时候，摆开三个队形，一队完全是雪白色的，一队全是黑色的，另一队完全是棕红色的。骏马飞驰，操练得多么带劲呀！他越看越上瘾，于是，找到地区队上的王凤山司令员说，他非参加练骑兵不可。结果，王司令员那匹棕红色的战马让他骑上，只是参加了一次操练。这队骑兵在冀中大平原上，黑夜、白天，风里雨里和敌人周旋了四五年，他们就像把锋利的尖刀一样，刺入敌人的心脏，追击敌人，打击敌人，使附近县城里的敌人，甚至连保定市的敌人也不敢轻易到乡下来猖狂。乡亲们一提到铁骑兵，就伸出大拇指称赞。所以大龙一看那马就非常熟悉。

只见我们的骑兵，刚跑到一片树林边，敌人的飞机扫射了。骑兵急速分散开来，到树林里隐蔽。

敌人的骑兵又追过来了，接着又有三辆坦克，也像怪兽一样地轧过来了。这是日军大扫荡的一支部队。

敌人这次扫荡冀中大平原，集中了日军精锐部队十几万人，加上伪军共有三十多万人，配合着飞机、大炮、坦克、骑兵。日军驻华北司令冈村宁次，坐着飞机在空中指挥，沿着平汉路、沧石路、北宁路，用拉大网式的，大圈套小圈，想把冀中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一网打尽，这就是敌人的所谓“梅花”式的扫荡。

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军事情况下，与敌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要有计划地撤退，保存有生力量，以利再战！要安全的暂时撤到冀西山里去。

这个骑兵团担任的是：牵制住敌人的兵力，掩护主力军西撤。

他们不分黑天白夜地和敌人兜着圈子，边打边走，冲破了敌人几次包围。直到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安全转移，他们这才最后往出撤离。

敌人的飞机在空中监视着，坦克轧来轧去，我们的骑兵和敌人的骑兵、步兵，互相追打着，战刀碰击，火星飞溅，枪声响成一片，只见我们的骑兵在阵地上，穿过麦田，就像乘风破浪似的，把敌人的骑兵冲散了！

敌人的骑兵哇哇地怪叫着，一个接一个地栽下马来了。

可是敌人的步兵，一层一层的又包围了上来。

东边横着的那条大清河，有半里多宽的水面，河水哗哗地奔流着。我们的骑兵想冲过河去，跳出敌人包围圈，但是逃跑的群众也有的被敌人赶着，都争先恐后地向河里跑，都想逃到对岸去。这时，敌人的飞机又从西边绕了过来，飞得多么低呀，翅膀扫着树梢，战士们、乡亲们，急得在河里呼噜呼噜地蹬着水跑着。三架飞机顺着河沿扫射了，尾巴一撅，哒哒哒哒就是几排子弹，接着是“呼隆！”“呼隆！”又是几颗炸弹丢了下来，激起几丈高的水花。

水面上漂荡着衣服……

鲜血染红了河水……

高大龙趴的地方，幸亏不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可是离的也不远，只隔半里地。枪子在他身边啪啦啪啦的直掉。

他远远看见敌人飞机的轰炸，战士和群众有的被炸死，血染红了清水河。看着敌人的暴行，他愤恨地说：“冀中平原上的风云突变，日本侵略者，对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土地与河流犯下了滔天罪行！这血债要用血来偿还的！”

这时，他猛然听到一匹马的尖叫声，他赶快抬起头来，朝南一看，呀！一匹雪白战马从炮烟里钻了出来，上边骑着一个战士，朝北边飞奔着，他看出这是我们的战士，后边有十几个鬼子的骑兵追着，东边的敌人也包抄上来，迎头向白马射击。那位战士拨着马头又向西北跑去，后边十几个鬼子，一边追，一边打枪，这时那匹白马像飞了起来似地奔驰着，那个战士紧紧揪着马鬃，头伏在马脖子上，一股股的尘土在马尾的上空腾起，扰乱了敌人的视线。后边十几个鬼子，用皮鞭拼命地抽打着自己的马，紧紧地追呀，追！我们的那个战士不住地回过头来，举枪向敌人还击。

“叭”的一枪，只见一个鬼子从马上栽了下来。那个战士又扭过身来，“叭！”“叭！”又放倒了两个鬼子，其他鬼子一看，吓得忙勒住了马缰，不敢前进了。可是敌人停了一会儿，又追了过来。

大龙看着心里很是着急，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同志吃亏！他握着那把土撅子枪，瞄准敌人，就从侧面朝鬼子打起来，他的枪法也不错呀，又把几个鬼子打的翻下马来。

那位战士看见敌人不敢前进，拨回马头又朝敌人射击，他准备趁此机会，再向东冲过河去，好赶上骑兵大队，一同撤进山里去。

鬼子只剩下三个了，一个鬼子用中国话喊着：“你的，是神枪手也要死了死了的！”他们又扑过来，挡住去路。

那匹白马刚跑到一棵柳树下，鬼子“叭！”“叭！”“叭！”同时发了三枪，那个战士便从马上栽了下来，大龙心里“咯咚！”一下：“糟糕！

我们的好战士他……他……”

那匹通人性的雪白战马，在柳树下停住了，对着它的主人绕了一个圈子，两只前腿跪下，低头嗅了嗅，向主人好像是哀悼，向主人告别，它那双眼睛里含着泪花。它突然站起来，回头看见鬼子追来，便长嘶一声，扬起头，撅着尾巴，朝西北口拼命奔去。你看，那匹神马，越跑越快，像腾空在云中飞行，它会把主人的英勇不屈，主人为祖国壮烈牺牲，那种爱国主义精神，告诉给大部队领导。

愚蠢的鬼子兵，看着那匹飞奔的白马，还在后边紧紧地追赶，他们喜欢那匹马，哇啦哇啦地怪叫着，想要捉住那匹神奇的白马。

他看见敌人又朝西北跑去了，撅枪够不着打啦，没有给同志报仇，心里很是难受。身上的汗珠已经把衣服潮湿了，火辣辣的太阳，又加上这样激烈的战斗，简直弄得人喘不过气来，口里干得舌头都拉不过转啦。

我们的骑兵，在河岸上冲着敌人火力薄弱的地方，像一把锋利的剑一样，朝西南方向插了过去——他们突围出去了。

那匹神奇的白马——飞赶大部队去了吗？

它能逃出敌人的追赶？

敌人的骑兵、坦克、步兵，也朝那个方向追去，飞机在空中划了几个圈子，也飞远了。

大龙很快地从麦地里爬起来，朝那棵柳树下直奔过去。

他跑到那棵柳树下一看，只见那个战士受伤很重，胸脯和腿上被打伤了两处，鲜血流了一大滩，已经晕了过去。他叫了几声：“同志，同志！”也叫不应。他忙把战士背起来，准备先找个僻背的地方，把他掩藏起来，北边不远就是张家坟，那个地方又僻背，树木又多，还有砖碑楼，是个好地方，便决定把同志先背到那边去。

他背着那个战士，在麦地里唰啦唰啦地向前爬，心越急，觉着爬的越慢。虽然敌人已经走远了，他还怕被坏人发现了，那也很危险。那麦秆儿也怪，偏偏往腿上缠，脚下的绊儿也多，他用力一蹬，连根带

杆哧溜一声，就拔下来了。几次差点把他绊倒。他脸上的汗珠儿，像黄豆粒一样大，咕噜咕噜地直往下掉，掉在麦杆上，滚落到地上。

他爬过一块麦地，又爬过第二块，第三块……

他刚要喘口气儿，忽然发现前边麦地里，有人抬起头来，他仔细一看，原来是村里的民兵队员徐小虎。

“小虎，小虎！快来！”他忙喊道。

“哦？！大龙哥，是你呀！”徐小虎腾地站了起来，便忙往他跟前跑来。

随后麦地里又慢慢地钻出一个人来，跟着小虎也跑过来——这个人名叫刘全福。

小虎走到跟前，见他背着一个伤员，忙问：“大龙哥，同志的伤不要紧吧？”

他说：“同志身上伤了两处，胸口的伤很重，也流血过多！”

“那咱们赶快把同志藏起来！我来背着同志吧！”小虎说着就忙把同志背起来。

“哎呀！这……这……”全福巴叱着嘴说，“这个时候藏到哪里好呢？”

小虎一听就火啦，瞪着两只大眼睛说：“你甭害怕，不会连累你！龙哥，我把同志背回去，藏到我家里好啦，我来保护！”

刘全福被徐小虎来了个迎头顶牛，心里想：“我也不是不愿意救同志呀？我是说得找个秘密的地方，藏起来更保险呀！”可是他怕小虎再顶他，就没有说出口来。

大龙说：“小虎，看你这个老脾气又来了，动不动就闹火；耍大嗓门，瞪大眼睛。”

小虎噙着嘴说：“他还算个民兵哩，这个胆小劲，一个树叶落下来都怕砸破脑袋！照他这么说，同志就甭救啦？”说着就要背着那个战士往前走。

这时，逃跑的人们都慢慢地出现了，大龙忙按住小虎说：“哎，

不行，敌人扫荡的手腕可多着呢，万一被坏人看见就会出大漏子！”

刘全福噙着下巴，忙点了点头，说：“对啦，敌人这一大扫荡，风云突变，什么都变了样。人们常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这年月，谁能保得住谁呀？还是小心点好！”

“哦！难道连你也保不住了吗？”小虎看了他一眼说。

刘全福说：“你看，地里出来这么多人，你知道谁是坏人呀？人多眼杂，心也杂呀！”

他们正说着，大龙看见那个战士的眼睛直往上翻，便急忙说：“你们别说啦，看这位战士成了什么样啦！”小虎和全福一看，也都慌了手脚，急忙叫道：“同志！同志！”看见那位战士的手和脑袋直抽动，大家干着急没有办法！

“我……我是军区骑兵……兵团……战士……”那位战士忽然断断续续地说，“我……我要杀……杀光鬼子……为……为祖国……”

“同志，快醒醒，我们都在你身边。”三个人见那位战士在说话，心想有了希望，非常高兴，同声说：“多么好的白马英雄啊！他要活着该多好啊！”

“你……你们……要为我报仇……多……多杀鬼子……”那位战士说不下去了，不一会儿，那个同志头一歪就没有气啦。他们三个人站起来低着头，每个人的眼里都涌出了泪花……

“叭！”“叭！”忽然从西北口又传来了枪声，逃跑的人们，又慌慌张张地向麦子里钻。

刘全福这一下子又慌了：“是不是敌人又赶回来搜查啊？”说着两条腿不由自主的就像筛糠似地抖起来。

大龙向西北边一看，糟糕！只见跑过去的那匹雪白马，又像箭似地跑回来。那三个鬼子还在后边紧紧地追着。他们放枪只是想吓唬那匹骏马，让它站住，并不朝它身上打枪，想捉住中国这匹马。可是那匹马却拼命地跑，不肯站住。

大龙一看机会到了，他又回头看了看死去的战士，便咬了咬

牙，说：“小虎，咱们绕过去截住，放倒那三个王八操的鬼子兵，给死了的同志报仇！”

小虎说：“对！放倒那三个狗日的！”

刘全福早吓得趴在麦杆底下不敢动了。

大龙和小虎提着枪，弯着腰，哗啦哗啦地朝另一块麦地跑去。

那匹白马又跑到那棵柳树跟前，低头看了看，不见自己的主人了，又扬头奔跑，跑得快精疲力尽了，它怕被鬼子追上来，东绕一个弯，西兜一个圈，和鬼子周旋。鬼子的三匹马分成三路，包围过来。这时，白马这边跑不行，那边跑也不行，累得浑身是汗水，毛儿粘在一起了，实在跑不动了。鬼子好容易追上了，喜得仰面哈哈大笑，一个鬼子哇啦哇啦地说：“中国白马大大的好，是匹神马的！”另一个鬼子说：“抓住神马，献给土泥堆队长的！”说着就一扭屁股忙跳下马来，伸手去抓白马的笼头。那匹白马一甩头，长啸一声，“当！”就是一蹶子，那个鬼子的钢盔“当啷！”一声，崩得有两三丈远，脑袋瓜被踢去了半个，倒在地上，完蛋了！

大龙和小虎在麦地里看得一清二楚。

“踢得好！踢得好！真解气！”小虎连连地小声喊着。

“瞧！瞧！”大龙忙拉他一把，“不能暴露目标！”

那匹白马又撅起尾巴，扬着头，拼命地跑开了。那两个鬼子一看，可急啦：“神马抓不住的！”说着“叭！”“叭！”就是两枪。

雪白马身上连中两枪，终于倒下了。

小虎一看，急得要蹦起来。

“大龙哥，白马被打死了！”

大龙没有言语，忙向他摇了摇手，意思是叫不要动。

这时，那两个鬼子离他们已经不远了，他说：“小虎开枪！”他说着“当！”的就是一枪，把一个鬼子给打倒了。小虎接着一枪，另一个鬼子也咕噜一下——滚下马来。

第二章 火烧通天

话说高大龙看着白马战士的尸体，心里非常难过，要想办法把他埋起来，让战士好有个归宿。他向四外看了看，南边有片瓜园，那儿有个看守瓜园窝棚。他说：“小虎，南边是马洪顺大叔家的瓜园，快到那儿借铁锹和镐来！”

“干什么用？”

“我想把战士的尸体埋好，也好有个归宿啊！”大龙说。

刘全福一听，忙说：“对对！趁不叫别人看见，咱们赶快埋好！”

“好！”小虎说着就要朝瓜园跑去。

大龙又喊住他：“还得要领席子，把战士尸体包扎好！”

“小虎，等一等，我也去！”刘全福跟着小虎，一同跑进瓜园去了。

他们俩进瓜园一看，那西瓜和甜瓜都长成个儿啦，但是被敌人遭踏坏了，好好的一块瓜园已经不像样子，瓜扔了满地。

他走到窝棚跟前，只见铺位上有铺盖，却没有的人了。小虎性子急，大声喊道：“马洪顺大叔！马洪顺大叔！你在哪儿呀？”

没有人回答。

“唉！莫非马大叔被敌人杀害啦？”刘全福伤心地说。

“现在还不知道，你先别伤心害怕，好不好？”小虎又顶了他一句。

小虎发现瓜园中间有眼井，忙跑到井边向下边大声喊道：“马大叔，马大叔！”

“我在这儿哪！”只听从井下传上来一位粗壮而又有力的老年

人声音。

小虎大为吃惊，忙说：“全福，快来呀！马大叔在井里呢！”

刘全福有点怀疑的样儿，边向这儿跑，边说：“马大叔跳井啦！”

他们低头往井里看，只见在三尺深的井帮上，伸出一条板子插进对面井帮上，马洪顺踩着板子从井里钻出来，然后一窜便爬出井口来。

小虎说：“大叔，你这是……”

“我在井里挖了一截洞，敌人来瓜园闹时，我就钻进去躲起来，敌人遭踏了一阵子就滚蛋了！”

“马大叔，你真能耐呀！是个好办法！”刘全福说。

“马大叔，你这个办法，对咱们发展地道，大有好处呵！”小虎称赞说。

小虎和全福扛着铁锹和席子，很快来到高大龙跟前，小虎把马大叔在瓜园井里挖地洞的事一说，引起高大龙的高度思考。

他们把白马战士尸体包好，很快就掩埋好了。

人们在麦地里提心吊胆地呆了一天，没有吃东西，又是大热的天，一口水也喝不上，又饥又渴，累得早撑不住了。

太阳快压树梢啦，估摸着敌人不会再来了，大家这才陆陆续续地往村里走。

高大龙、徐小虎、刘全福，他们也早饿得肠子拧绳哩，把土撅子枪插在腰里，拖着疲累的步骤，也准备进村去了。

刘全福一边走，一边慢吞吞地说：“唉！今天真是死里逃生，够呛啊！”

“呃！怕死了，都要像你这样，咱们这民兵别干啦！日也别抗啦！”小虎又顶了他两句。

刘全福红着脸说：“大部队都转移到山里去了，你说咱们民兵——”

小虎越听越逆耳。